

# 张中行讲北京

陆  
昕  
选  
编

北京  
出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中行讲北京 / 张中行著; 陆 昕选编.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北京通”丛书)

ISBN 7-200-05794-0

I. 张... II. ①张... ②陆... III. 北京市 - 史地人文 - 散文随笔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2883 号

丛书策划: 杨良志

特约编辑: 王小平

责任编辑: 杨良志

责任印制: 赵 恒

图文统筹: 郭豫斌

装帧设计: 姜寻工作室

内文版式: 协力工作室

## 张中行讲北京

ZHANGZHONGXING JIANG BEIJING

陆 昕 选编

\*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发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经销: 新华书店

制版: 北京协力时代文化传播中心

印刷: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86×1012 1/16

印张: 10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7-200-05794-0/K·623

定价: 25.00 元

北京的痴梦 ..... 1

红楼 ..... 6

    沙滩的住 ..... 6

    沙滩的吃 ..... 11

    府院留痕 ..... 15

    北大图书馆 ..... 22

旧迹 ..... 28

    香 冢 ..... 28

    洪洞会馆 ..... 31

    阅微草堂 ..... 35

    一溜河沿 ..... 41

    名迹捉影 ..... 48

    圆明园劫灰 ..... 56

    农事试验场 ..... 61

饮食 ..... 67

    大酒缸 ..... 67

    东来顺 ..... 70

    早期的烤肉 ..... 73

戏剧 ..... 77

    韩世昌 ..... 77

    余派遗音 ..... 82

    中国旅行剧团 ..... 86

<b>市井</b> .....	89
鬼市 .....	89
老字号 .....	93
东安市场 .....	102
由旧书想起的 .....	107
我的琉璃厂今昔 .....	112
北京琉璃厂的昔年 .....	120
<b>寺庙</b> .....	130
崇效寺 .....	130
广化寺 .....	135
隆福寺 .....	139
报国寺 .....	145
<b>送编后记 (陆昕)</b> .....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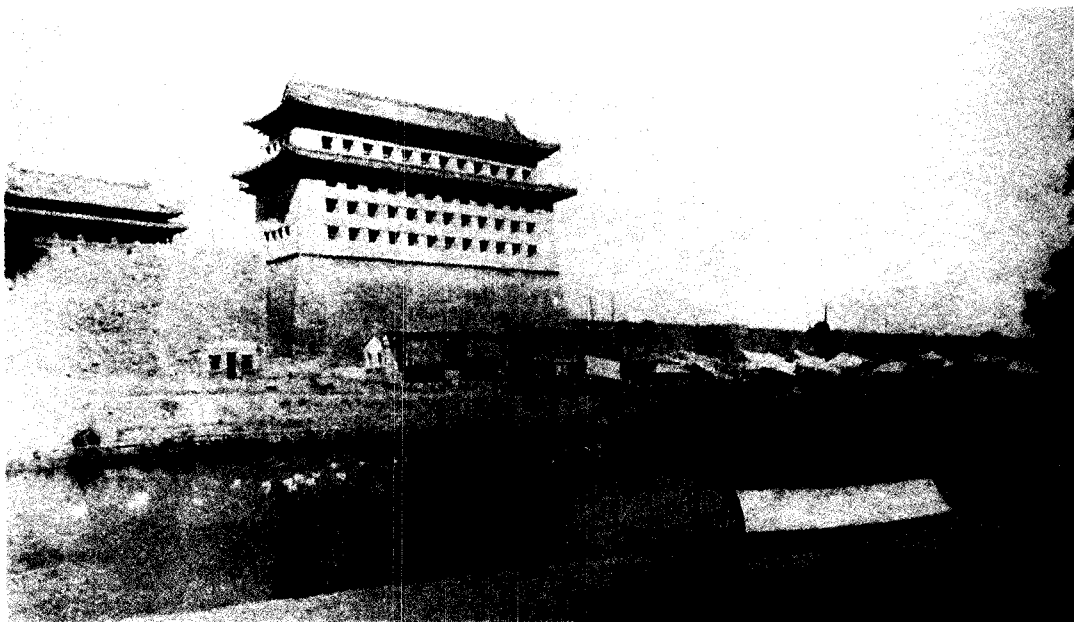
# 北京的痴梦

我自一九三一年暑后到北京住，减去离开的三四年，时间也转完了干支纪年的一周。有什么可以称为爱或恶的感触吗？再思三思，就觉得可留恋的事物不少。此情是昔年早已有之。二十年代后半期，我在通县念师范，曾来北京，走的是林黛玉进京那条路，入朝阳门一直往西。更前行，穿过东四牌楼和猪市大街，进翠花胡同。出西口，往西北看，北京大

学红楼的宏伟使我一惊。另一次的一惊是由银锭桥南往西走，远望，水无边，想不到城市里竟有这样近于山水画的地方。念师范，常规是毕业后到外县甚至乡镇去当孩子王，所以其时看北京就如在天上，出入北大红楼，定居后海沿岸，是梦中也不敢想的。

几年前我曾诤文谈机遇，说它与人的一生关系密切，我们却不能

20世纪初的朝阳门城楼、箭楼及护城河。



奈何它，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就凭这不可知，离开通县之后，我竟有了先则出入红楼、后则结庐后海的机会。在北京住时间长了，风风雨雨，啼啼笑笑，也是一部二十四史，无从说起，单说对于北京，就有了较深的了解。了解常常与情纠缠到一起，这情是“爱”，表现为说说道道，是觉得许多方面都好。许多方面，说不胜说，只好化零为整，说印象最深的，计有四条。

第一是文化空气浓。表现在许多方面，也只能说说显著的。一是学校多，大中小，上包括世界知名的北大、清华、燕京等，下也不当弃外号

为“野鸡”的，可以说大街小巷都是。学校多，知书识礼的人也就多，如果当代还有孟母，她择邻就可以省很多力。二是读书人多，这多人中，自然还要包括不少有高名的，如王国维、鲁迅、陈寅恪等等。三是书多，图书馆，个人收藏，书店书摊，几乎到处都是书。我们常说书香，各种书，古，今，中，外，善本，木刻，铅印……清除“黄色”的之后，用鼻嗅，气味不一样，但有个共同的作用，是与之接近，日久天长，就可以野气渐减而文气渐增，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四是与文有关的事物多，这是说书之外，还有书画碑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  
校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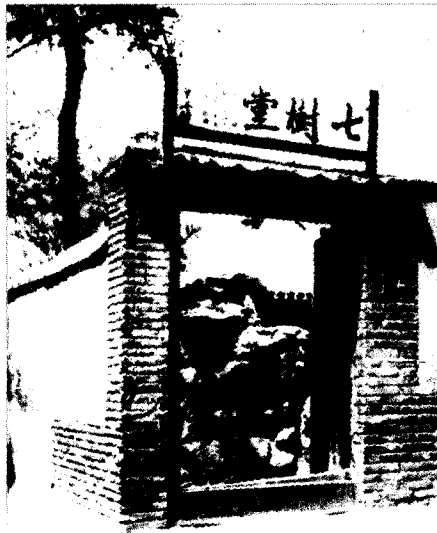


帖、笔墨纸砚等等，也是随处可见。就算作附庸风雅吧，比如你有了蜗居，想略装点一下，就可以到琉璃厂，写字找罗复戡，刻印找张樾丞，等等，几天就交工。五是雅人雅事多，比如你逛公园，路过茶座，会听到男女杂坐唱昆曲；往某街巷，不识字，问路旁老北京，他会领你去，高高兴兴的(今日就多半会索指路钱)。

第二是历史旧迹多。旧迹有什么好？我的体会，是给“逝者如斯”之叹略作一些补偿，即使如苏东坡所说“而未尝往也”，也总可以抚摸柱础而想见昔时的宫殿之美。而说起北京，所存旧迹又不只是柱础。限于人而有文名的，其故居，只是宣南，

就可以找到几十处吧？人因有艳名的就更容易引起思古之幽情，如铁狮子胡同有明末田畹府，从门前过，我们就禁不住想到陈圆圆。这样的幽情也许不该有吗？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民国时期的真行图书馆



南海会馆七树堂，是当年廉有为居住的地方。

我们是俗人，俗是本分事，不矫情，也可以说是无伤也。

第三是富有人情味。这是与其他城市，尤其新兴城市比，与北京人，尤其老北京(还可以分为深浅二级，深是旗下人，浅是非旗下的多年住户)相处、交往，总感到亲切、温暖。这由于他们(包括妇女)惯于待人如己，助人为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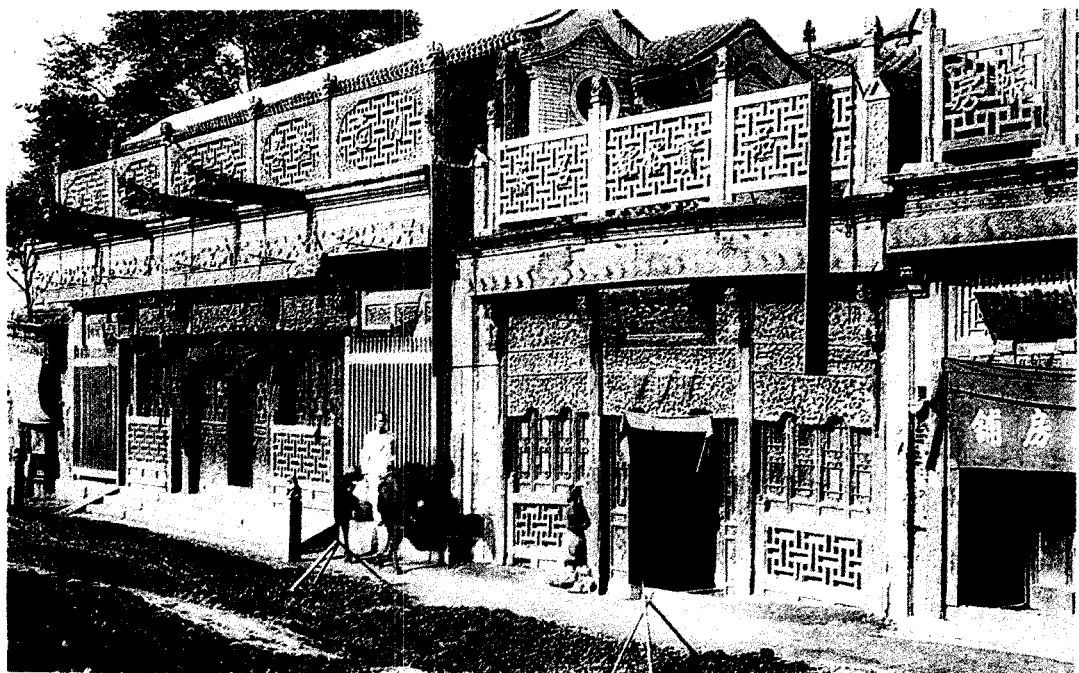
第四是吃穿日用。北京老字号多，花点钱，所得轻说是靠得住，重说是必很好。这方面，由程朱陆王看是小节，但是，如果由唯心而移近唯物，所费不多而能得到自己想望的，

就成为大事了。以切身感受为例，单说老而没有字号的，我住在后海北岸，西行，小市喝大麦粥，东行，大葫芦买甜酱萝卜，晚间家中坐，买推车串街的羊头肉，都价不高而味绝美，其他都市就未必能这样。

觉得好处多，必化为情，是爱。情动于中，依《诗大序》之教，要形于言，于是远在20年前，我就以《春明碎影》为题，凑了12首五言绝句。写人，写事，写时，写地，当然都是可怀念的。怀念，一个分量重的原因是已经不再有。又过20年的现在就更甚。比如以上说的四种优点，即使

大柵欄街兩側店鋪林立，有許多老字號。





老北京东四牌樓的店舖

还没有化为零，也所余无几了吧？这样说，我的情是由爱变为惋惜。可说的不少，只说一种，桑榆之年最想望而不能得的，是一个称心如意的息影之地。可取的地方不只一处，老北京是其中之一，比如偏僻地方的小胡同内，一个由墙外可以望见枣树的小院就很好。说起来，这愿望也是藏于心久矣，有诗为证：

露蝉声渐细，容易又秋风。

曲巷深深院，墙头枣实红。

《春明碎影·深巷之秋》

这样的小院，近些年都是住在楼里想像的。能实现吗？显然，除非是在梦里。

梦，非人力所能左右，于是我转而投身于白日梦。又于是我就真有

了一个小院，离城根不远，因而可以听到城外丛林的鸟叫。院内房不是四合，为的实地多，可以容纳两三棵枣树。不能种丁香或海棠吗？老北京，小门小户，要是枣树，秋深树上变红，才对。当然，不能少个女主人，《浮生六记》陈芸那样的，秀丽，多情，而且更多有慧。这之后，我的拙句“丁香小院共黄昏”改为“枣棵小院共黄昏”，幻想就可以成为现实。说到此，有人不免要窃笑，说书呆子的“呆”竟发展为“疯”，可怜可叹。但我亦有说焉，是有言在先，乃白日梦，自己也知道必不能实现，不能实现而仍想说，也只是因为，对于昔年的北京生活，实在舍不得而已。

# 红楼

## 沙滩的住

这个标题不够明确。因为文题不宜于过长，只得暂时将就，到写的时候补救。我的意思是谈谈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青年学生，三十年代前后在北京沙滩一带，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住是什么情况——就是

这个长解题，也还需要再加说明。沙滩是北京大学第一院(即文学院)所在地，校舍是有名的红楼。红楼是多方面的中心。天文或者谈不上，可以由地理说起。泛泛说，形势是四通八达：东通东四牌楼，西通西四牌楼，南行不远是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北行不远是地安门、鼓楼。风景也好，西行几百步就是故宫、景山、三



沙滩红楼正面

海。缩小到仅限于学校也是这样：西是第二院(理学院)，南是第三院(法学院)，学生宿舍大小七处，分布在南、西、北三面。按三才的顺序，地之后是“人”。这有两个方面值得说说。一是全国“文”界最有名的人，为数不少集中于此。二是大学程度的青年，有些是北京大学学生，很多不是，尤其到暑期，也集中于此。人多，都要住宿，办法如何呢？

先要泛泛说说全北京的。由住的时间方面看，有长期、临时二类。长期，可以长到几百年，这是，或都看作，土生土长，按旧规定籍贯可以写这里，如大兴(北京东城)翁方纲、宛平(北京西城)孙承泽等等就是。长期，还要包括时间不长而心情不想



再动的，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属于 沙滩红楼附近的四合院

此类。形势所需和心甘情愿老于此的，要买住宅或租民房。北京有不少富户，以多买房产、出租为生财之道，这类房名为民房。一所住房，多则上百间，少则十间八间，一家全租是住独院。贫困人家无力租全院，只

老北京的小客栈



北京大学第三院即当时北大的法学院，位于北河沿大街。



租一部分，多则三五间，少则一两间，是住杂院。

临时住，是外地来京办事的那些人，多则一两个月，少则三天两天，事完就走。这类人集中在前门（正阳门）外一带，所住之处名为店、旅馆、客栈等。

青年学生在沙滩一带生活，与全北京相比，住的情况是小同而大异。小同是少数可以租民房，但也不能归入长期一类，因为没有扎根的条件。大异是绝大多数处于长期和临时之间，住的既非民房，又非旅店。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走入北京大学之门的，另一类是在门外的。

已经走入门的有个特权，是可以住学校宿舍，不花钱，还有工友伺

候。宿舍有两类，以男女分。男生宿舍“量”多，计有东斋（在红楼西北角）、西斋（在第二院西墙外）、三斋（在第三院北）、四斋（在红楼北椅子胡同）、第三院宿舍（第三院内一座二层“口”字形楼）。女生宿舍“级”高，只两处，一在第二院西南角，另一在红楼北松公府夹道。量多不必解释，是床位多，共有大几百，只要学生愿意，向隅的很少。级高要解释一下，是女生访男生可以入宿舍，男生访女生绝不许入宿舍，只有校庆一天是例外。据说，到这一天，不只有人可访允许进去，无人可访也可以进去，各屋看看。但不知为什么，我一次也没去，因而不知道这集体闺房是什么样子，时乎时乎不再来，现在只能徒唤奈何了。

以下入正题，说不住学生宿舍的，这就可以不分北京大学门内门外的，一网打尽，少数有条件的可以租民房。所谓条件，严格说只有一个，是必须有女伴。这也要略加解释。在那个时代，虽然理论上男女早已平等，租房却必须男性出头，因为只有男性可以充当户主。租民房，介绍所遍地皆是，就是贴在街头电线杆上的半尺多高的红纸片。措辞千篇一律：第一行在右方，由上到下四个较大的字，是“吉房招租”，以后第二行起较小的字写，今有北(或东、西、南)房若干间，坐落在什么街什么胡同多少号，有什么什么设备(包括灯、水等)。家眷、铺保来问。所谓家眷，是必须有妻室，光棍男子汉不租。所谓铺保，是租房有租折，迁入

前要找商店盖章作保，不能交租由商店负责代偿。提起吉房招租，有两件欠文雅的或者可以算作轶事的事应该提一提。一件是有个时期，北京土著对东北人和天津人印象欠佳，于是招租贴的最后都加上一条，是“贵东北贵天津免问”。另一件是有个新由南方来的学生，对北京的情况似通非通，看到招租贴之后去租民房，一看满意，三句两句谈妥，最后房东慎重，加问一句：“您有家眷吗？”两地口音不同，南方人以为问的是“家具”，于是答：“家具不是你们供应吗？”房东大怒，势将动武，就这样，租约糊里糊涂地破裂了。

其实，供应家具的事并不假，但那是“公寓”，不是民房。公寓是适应不住宿舍或无宿舍可住的学生需



1920年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左起:周长意、李荃棠、罗家伦、区声白)。



在北大求学时的丁玲和胡也频

要的一种住所，沙滩一带很不少。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的，门口挂牌匾，如我住过的坐落在银闸的大丰公寓就是。另一类是暗的，数目更多，门口没有牌匾，可是规制同有牌匾的一样。所谓规制，由一个角度说是中间型，就是既不像旅店那样流动，又不像民房那样固定；由另一个角度说是方便型，即应有尽有而价钱不贵。这可以由住宿人那方面来描绘一下，比如一个南方学生初到北京，下车后来到了沙滩一带，向人打听哪里有公寓。按照人家的指点，走进一家，问有房没有。十之九是有，于是带着你看，任意挑选。选定一间之后，公寓伙计帮你把行李搬到屋内。其中照例有床一张，书桌一个，椅子两把，书架一个，盆架一个。打开行李，安排妥当，公寓供开水，生活大部分可以解决，并且相当安适。房租以月为单位，比民房费一些，比

旅店便宜得多。吃饭一般是在附近小饭馆，也是费钱不多而保证能充饥。洗衣服也方便，有洗衣房的人定期来取来送，如果你懒而不很穷，就可以交付伙计，当作他的日课来办。

前面说，非北京大学的学生也集中于此，这“此”，说是公寓也未尝不可。人多了，难免藏龙卧虎，如胡也频、丁玲等就都在这里生活过。不是龙虎，也能体会公寓生活的优点。一是人情味远非旅店所能比，某处住得时间长了，可以和同院(包括公寓主人)同甘共苦，成为一家人。二更重要，是可以享受“良禽择木而栖”的绝对自由，比如上午住某处，忽然觉得此处不便而彼处更好，就可以在当日下午迁往彼处，因为房总是有空闲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寓逐渐减少以至于消亡，良禽择木而栖的自由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消亡。但沙滩一带的格局却大部分保留着，所谓门巷依然。我有时步行经过，望望此处彼处，总是想到昔日，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欢笑，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泪痕。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仍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 沙滩的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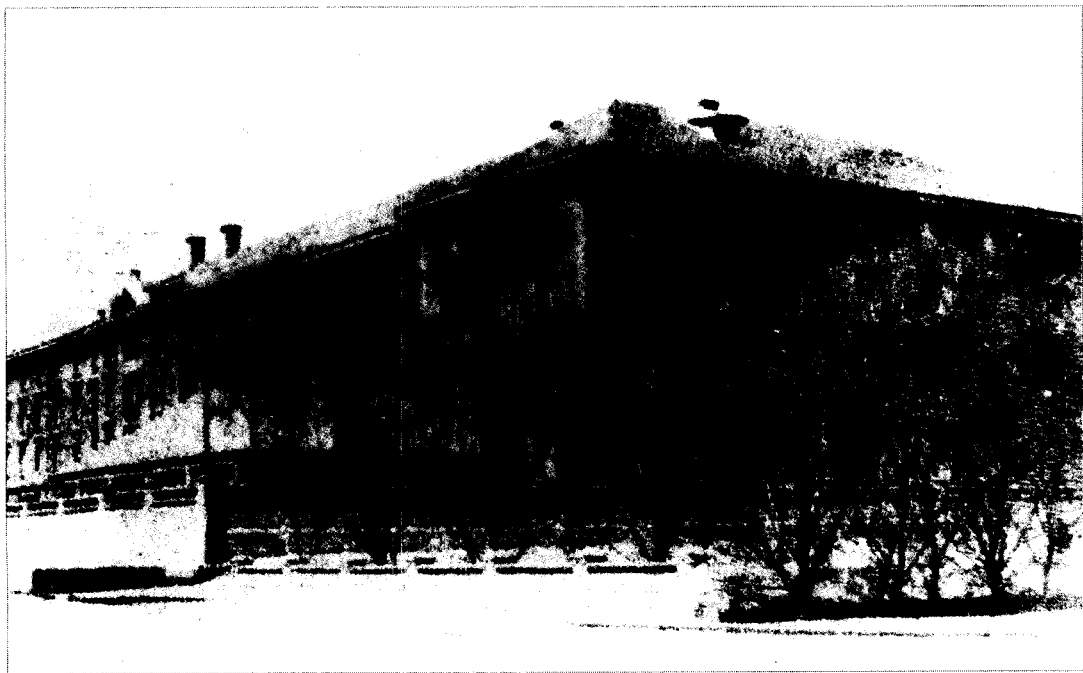
沙滩的住，有特点，所以写了上一篇。吃，特点不多，不过谈住而不谈吃，像是挂对联只有上联，见到的人会不满意，所以不得不勉强凑个下联。

还是以在沙滩一带生活的学生为限。上一篇说学生有北京大学门内的和门外的两类。这两类在住的方面区别很大，因为门外的没有白住学校宿舍的权利。可是在吃的方面区别很小，因为学校(如西斋)虽然有可包饭的食堂(每日三餐，一人一月六七元)，但饭不能白吃，又没有

吃饭馆随便，所以门内的也有很多不吃包饭。这样，谈沙滩的吃，就可以不分内外，而集中说说分布在学校附近的饭馆。

饭馆都是级别不高的，原因很简单，学生的钱包，绝大多数不充裕，预备高级菜肴没人吃。饭馆数目不少，现在记得的，红楼大门对面两家，东斋附近两家，第二院附近两家，沙滩西端一家。其中有些字号还记得：东斋门坐东向西，对面稍北一家名叫林盛居，北侧出坐东向西一家名叫海泉居；第二院大门对面一家名叫华顺居，东行不远路北一家名叫德胜斋。德胜斋是回民饭馆，只卖牛羊肉菜肴。沙滩西端路南一家，

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一院位于沙滩大街，也就是著名的红楼所在地。



比其他几家级别更低，北京通称为切面铺。切面铺特点有二：一种可名为优点，是货实价廉，比如吃饼吃面条，都是准斤准两；一般饭馆就不然，吃饼以张计，吃面条以碗计，相比之下就贵了。另一种可名为缺点，是花样太少，品位不高。

照顾切面铺，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北京通称为卖力气的，因为饭量大，要求量足，质差些可以将就。但我有时也愿意到那里去吃，主食要十两(十六两一斤)水面(加水和

成)烙饼，菜肴要一碗肉片白菜豆腐，味道颇不坏，价钱比别处便宜，可以吃得饱饱的。可取之处还有吃之外的享受，是欣赏老北京下层人民的朴实、爽快和幽默。铺子里人手不多，大概是四个人吧，其中两个外貌有特点，拿炒勺的偏于瘦小，脸上有麻子，跑堂的年轻，个子高大，于是顾客都用特点称呼他们：“大个儿，给个空碗。”“麻子，炸酱多加一份肉。”大个儿和麻子坦然答应。反过来，他们也这样称呼顾客，顾客也

遍布街头的早点摊，  
主要卖豆浆、煎饼果子等。





是坦然答应。这在其他几家就不成，买卖双方之间总像有一层客气隔着。

德胜斋的拿手好戏是烧饼加炖牛肉，学生照顾它，多半吃这个。它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不是饭菜，而是人，一个跑堂的，其时大概二十岁多一点，姓于，学生都叫他小子。他和气，勤快，却很世故。几乎能够叫出所有常去的学生的姓名，见面离很远就称呼某先生，点头鞠躬，满面笑容，没话想话。如果时间长些，还要尽恭维之能事，说不久毕业一定会升官发财，最低也是局长。世故的顶峰是一次大聚敛，说是死了父亲，足穿白鞋，腰系白带，见到熟学生就抢前一步，跪倒叩头。北京习惯，这是讨丧礼，有不成文的定价，大洋一

元。那几天，北京大学学生，熟识的见面总是问一句，“小子的钱你给了吗？”可见这次聚敛的范围是如何宽广了。

其他几家非回教的饭馆都有一种名菜，名叫“张先生豆腐”。顾名思义，是一位姓张的所创。据说这位姓张的也是北京大学学生，但究竟是哪一位，可惜不像马叙伦先生，著书说明，“马先生汤”是他何时何地所创。自己不说，他人想明究竟，自然只能用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菜名张先生豆腐，创始人姓张，没有问题。菜在沙滩一带风行，其他地区罕见，此张先生与北京大学有密切关系，十之九也不成问题。是教师呢？是学生呢？传说是学生，如果是教

煮豆浆的小贩